



大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四十三次全体会议

2001年11月9日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韩升洙先生 (大韩民国)

下午3时10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8 (续)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总务委员会的报告

总务委员会第三次报告 (A/56/250/Add. 2)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要提请代表们注意总务委员会第三次报告 (A/56/250/Add. 2)。

在该报告的第1段中，总务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把议程项目169“联合国的司法行政”分配给第五委员会，但有一项谅解，即任何决定若要修改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约或者涉及建立更高级别的司法管辖，都应事先征求第六委员会的意见。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将议程项目169“联合国的司法行政”分配给第五委员会，但有一项谅解：修正《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约》所需的或涉及设立一项高级管辖权的任何决定都必须征求第六委员会的意见？

就这样决定。

主席 (以英语发言)：总务委员会在其报告涉及议程项目12“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的第2段中决定建议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作为一个整体应在全体会议上审议，但有一项谅解：第二、第三和第五委员会仍将审议已经提交它们，通常由它们审议的章节。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就议程项目12“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决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作为一个整体在全体会议上直接审议，但有一项谅解：第二、第三和第五委员会仍然审议已经提交它们，通常由它们审议的章节。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25 (续)

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

秘书长的报告 (A/56/523)

决议草案 (A/56/L.3)

内格罗蓬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以英语发言)：如果我们说“文明”意味着一种体现着人民最完美品质和最大天赋和祝福的共存模式的话，那么9月11日恐怖主义攻击不分青红皂白的残忍则表现着我们希望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中所实现目标的对立面。

恐怖主义分子试图披上伊斯兰的伪装，他们争辩说他们正在开展一场圣战，其提前则是不能与另一个民族共存。在这些人并不代表，也不可能代表伊斯兰。与此相反，诸如它们所进行的犯罪活动体现着极端的异化和仇恨——这无异于说无辜的人民没有生活的权力，是一种使许多地方和许多信仰的千百万生灵涂炭的单方面决定。男人和女人们都将死亡。犹太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将死亡。阿拉伯人、亚洲人、非洲人、欧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将死亡。

虽然这绝不是“对话”，也不是“文明”，但它却加剧了我们在此所担负使命的紧迫性。尽管我们可以确信，9月11日事件的肇事者将被绳之以法，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协调对辉煌差异的不同认识，我们如何确保使否定一个民族存在的野蛮冲动成为人类的过去。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框架内研究这些问题抓住了我们的任务不可或缺的关键，而且我们赞赏秘书长将我们的努力提高了这样一种高度。

首先，我们在当今世界上面对的最大危险并不是我们说不同的语言，而是我们并非总是以任何语言倾听别人的声音。彼此倾听的艺术、对被告之的内容给以回应的承诺是对话的基本动力。而对话作为一种双向交流对解决不同文明间在一个又一个的世纪，的确在千年过程中所形成的广泛复杂性至关重要。文明并不是静止的。文明是活的；它是与其他方面据以进行对话的基础。我们的文明是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含义；它们是能够进行协调交流的；它们是我们相互理解的能力。

美国当然是西方文明的体现，其深远的文化根源可以追溯着古代的地中海世界，而且还不限于此。在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其移民人口不仅仅来自与美国人口有着密切关系的西欧各地，还来自中国和中欧以及亚洲各地区。早在二十世纪初，这一种移民模式已经让位于来自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量移民。

当然，在最终构成美国的人中有许多并不是移民。他们是奴隶，或土著居民，早在许多世纪之前，他们就在欧洲定居者之前来到了北美。这是我们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事实。变革发生得很缓慢。当我们结束了奴隶制时，60万人已经死于内战；争取种族平等和民权的斗争贯穿于整个的二十世纪。

虽然更多的工作仍要我们去做，但多样性的困难却规定了我们最佳的努力以及最鼓舞人心的成就。E Pluribus Unum（合众国）则是充分总结了美国经验的座右铭。

在此地纽约，我们可以看到小意大利、中国城的兴起，以及人们经常称之为“哈得逊河上的莫斯科”的现象。在我们的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公立学校教授80多种不同的语言，而洛杉矶与其他任何地区的城市相比，拥有一支说西班牙语最多的人口。在一个已经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本身也是全球化的。在这一方面虽然有一些烦恼和头痛，但它却是一份巨大的财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正如我们在美国所实践的那样，努力协调我们所共同信奉和从事，或单独信奉和从事的事业。我们都是美国人，但我们也是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美国有1200座清真寺，有佛教寺庙，有锡克教徒和东正教的大社区。这就是2001年的美国，我们感谢给予宽容的不断挑战、显示相互尊重的不断挑战以及从人类传统及信念和古老的种族划分中不断汲取新养分的挑战。

今天，在9月11日的阴影之下，全世界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基于宗教和宣传共有制的冲突遮掩住了二十一世纪的黎明。某些受到误导的个人认为他们可以操纵国家和文化的价值，就像他们在幕后的行动一样，但如果他们认为人们看不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听不到他们的窃窃私语的话，他们就是在欺骗自己。

在我们这个现代化的通过外来移民、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和通讯编织而成的全球化世界上，没有任何文明——没有任何文化、宗教或种族——可以孤立存在。没有通过录像传播的景象可以通过传真发送。没有通过电台广播的信息可以通过因特网发布。这是一件好事情。它为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就我们的各种文明在丰富人类未来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进行真诚和真正对话的机会。

1999年5月在伊斯兰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研讨会上发表的《德黑兰宣言》，在其阐述的一般原则中提出要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和平等；相互尊重以及宽容不同文化和文明的观点和价值观念。

这些就是美国人共享的原则。这些就是融入我们国家的经验的各项原则，事实上，这些就是我们认为

可以借此在不同文明之间建立一种明智和有效对话的原则。

对于进行这种对话我们应该具有宏大的抱负。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阻碍各种思想的自由流通。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抛弃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念和信仰。我们应该珍视而不是否定人类多样性的不同表现形式。我们大家绝不能忽视无知与暴力之间的联系。

基于文化影响的冲突以偏见、陈旧观念、历史上形成的仇视以及愤世嫉俗为动因。如此之多的悲剧已经为我们详细阐述了这一事实。现在是我们再次调查研究这一难题，运用我们各种文明中的最佳特性而非最邪恶的成分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时候了。

我们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因而是重要和令人欢迎的倡议。我们欢迎并且支持这种对话，并期待着其在今后取得进展。

图奥米奥雅先生（芬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完全支持比利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路易斯·米切尔先生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我希望做如下几点补充。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对于加强宽容、相互理解和尊重至关重要。不宽容的各种表现源于对不明事物的恐惧，在最坏情况下这可以导致冲突和对其他人的攻击。不同个人、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公开对话有助于我们消除存在的或似乎存在的壁垒。

例如，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事件就不应与任何特定宗教和文明联系起来。我们从历史中非常清楚地了解到，狂热与任何思想体系和宗教联系起来，便可以导致任何盲目的仇视和暴力行为。正是这类狂热和不容忍成为我们的共同敌人。

正像秘书长经常强调的那样，各种文明和文化并不是持久和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它们始终在变化、成长、发展，并通过相互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自己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现实。这种相互作用创造了多种族和多文化的社会，使其遗产更加丰富和多样化。因此，

严格地将不同文明和文化一分为二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就像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理论过份单纯化一样。

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一个起点就是，承认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和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世界自由、公正和和平的基础，就像《世界人权宣言》所宣告的那样。人权宣言和联合国系统通过的有关宽容、人权、文化合作、科学和教育的一系列现有文书，构成了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的稳固的规范性基础。

尊重人权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将会消失。恰恰相反，尊重多样性和享有个人自己文化的权利是全球道德规范的核心成分。应该确保少数民族和土著人民享有自己的文化、公开表示信仰和实践自己的宗教以及使用自己的母语的权利。我们需要在有关不同少数民族、土著人民和其他种族群体的历史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等方面，开展系统的提高认识的运动。在这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少数民族自身也要尊重人权，其中包括尊重妇女和女孩的人权。

确保这种对话具有充分的包容性是我们作为各国政府的责任。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如何，都必须能够参与这一对话。在这方面，我愿意特别强调妇女充分和全面地参与所有决策过程的重要性。

言论自由和表达意见自由是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真正对话的必要先决条件。媒体在促进这种对话方面可发挥不可或缺的极有助益的作用。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媒体的独立性，这样它们才能有效的完成其任务。

秘书长强烈推崇预防文化。他的关于预防武装冲突的报告是对这方面的重要贡献。预防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公开的对话增进关于不同文化的知识，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在这方面，培训和教育十分重要，特别是关于人权的教育。教育可以促进属于不同宗教、文化或文明的人们相互尊重、和平接触和合作。我欢迎在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全球议程中对教育所作的强调。

在德班举行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是在全球与所有歧视现象作斗争的努力中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必须建立实施反歧视议程的多边和国家机制。作为在国家一级与种族歧视作斗争机制的一个范例，我愿意提及，在该会议举行期间我们在芬兰建立了少数民族监察办公室。

最后，我愿意谈谈儿童问题。儿童生来是不带任何偏见的。因此，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应该始于儿童。在格拉萨·梅切尔女士最近的书《战争对儿童的影响》中，她探讨了儿童的和平与安全议程，强调了使儿童作为一种资源参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她注意到绝不能把年轻人视作问题或者牺牲品，相反，要把他们作为规划和实施长期解决办法的主要贡献者。儿童为和平与宽容作出贡献的一个杰出范例就是儿童实现哥伦比亚和平运动。

9月11日的可怕行为是盲目仇恨的公然体现。我们决心坚定不移地恪守我们的共同目标。并非巧合的是，它们正是恐怖分子企图阻挠的目标。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就是捍卫民主的斗争。我们必须保持团结，大力推动人类的共同价值，防止今后在世界任何地区发生此种行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拉圭外交部长、大会前主席迪迪埃·奥佩蒂·巴丹先生阁下发言。

奥佩蒂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欢迎大会今年在这个特殊的时候能够采取又一项步骤，推动和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并且正在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开展纪念活动。此外，我们也欢迎它为使对话年取得进展规定和通过了必要的措施。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我国乌拉圭始终恪守激励成立联合国的《宪章》指导原则，并且完全赞成这样的意见：对话可以而且应始终——我重复——始终战胜不和，使处于其人类状况下的世界不同国家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共同点远远多于他们之间的不同点，而且远远比不同点重要。

在1998年提出由大会处理和审议这个项目的建议时，我正担任这个重要机构的主席。当时我特别荣幸地以最积极态度支持这一建议。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的一点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的这项主动将为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之间开展一种新形式的有效合作开启新的希望之门，而这种合作将超越经济合作、技术援助和发展援助的范围。

我们赞成秘书长关于这个项目的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的意见，这就是：尽管到目前为止仍然未能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但这远远不是一种障碍，而是我们中那些相信这是我们应继续遵循的行动路线的人们所面临的一项更重大挑战。

所采取的各种行动使我们仍然对很快将取得重大进展抱有希望。除其他行动外，我们记得文件A/55/492/Rev.1所载的各种行动，包括秘书长报告中叙述的秘书长所采取的行动；2000年9月在总部举行的国家元首会议；2001年8月会议所产生的题为“萨尔茨堡思考”的文件；2001年9月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一次讨论会，即二十一世纪论坛的结论；以及秘书长挑选的知名人士小组正在开展的工作。我们今天上午听取了该小组的发言。

除此之外，我们今天又举行了这次高级别辩论。我们希望，这次辩论的结果将成为行动的指南，帮助各国实施决议草案A/56/L.3中建议的世界纲领。我们当然支持该项决议草案。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在相互了解、宽容、谅解以及促进和平与发展的普遍愿望的基础上建立和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我们能够保障所有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步，而无论他们有什么差异，包括那些构成当今现实固有组成部分的差异。

在目前阶段，这个国家几星期前所遭受的残酷经历向我们显示，人类的敌人是多么强大，我们各国人民多么脆弱，我们的安全多么薄弱，我们每天又面临着哪些危险。在此情况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唯一

一的工具，能够为我们提供不同寻常的机会，通过说服来帮助预防冲突、抑制对抗和仇恨以及加强各国之间的兄弟关系。

对话意味着彼此尊重。对话必定导致相互了解和认识，进而使每个文明的人民都更加理解其他文明的真实本质。它能排除误解，消除歧视——歧视是人类的大敌——并纠正错误。因此，我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一种真正起作用 and 名副其实的工具，而联合国作为一个慷慨地容纳整个国际社会的论坛，应该推动和发展这一工具，以消除无知、不容忍、任何种类基要主义性质的教条思想及孤立主义。

因此，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正在对文化多样性开展的评价和再评价以及保护世界遗产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它正在拟定并得到我们支持的《文化多样性宣言》也是如此。

最后，我国虽然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但它具有丰富的历史。它一直高度重视教育。它将继续在这一领域开展努力，推动对后代进行世界文明方面的教育，使他们能够以不带恐惧、仇恨和成见的心理看待彼此。联合国是推动和促进缩小分歧的场所，也许是最好的地方之一。我们对此抱有信心。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面我请危地马拉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奥雷利亚纳·罗哈斯先生阁下发言。

奥雷利亚纳·罗哈斯先生（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自大会 1998 年决定宣布 2001 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以来，我们一直非常感兴趣地注视着在不同研讨会、会议和圆桌会议上对该问题的辩论过程。我国根植于非常古老的文明。因此，我们知道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创造性潜力以及对抗的风险。实际上，在我们的历史上，从这两种可能性汲取了教训。一方面，这些教训包括将其价值观念强加于地方文化的一种西方文化所造成的痛苦。另一方面，这些教训也包括 1996 年 12 月缔结的和平协定中所确定的最近的主动行动，它们确立司法和政治上的承认，巩固一个多文化、多语言以及多种族的国家。

我们意识到，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概念本身可能导致误解。各种文化、种族群体或宗教之间对抗的思想本身对《宪章》所视为神圣的价值观念构成头等的危险，特别是由于我们自 9 月 11 日以来所经历的各种事件。这一点也适用我们许多国家的国内政策，以及各国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寻求的是赞扬多样性，尊重容忍的精神，以及促进对话、理解与和睦。我们的指导方针必须是强调使我们人类团结起来的许多事情。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们赞扬今天使我们聚在一起的恰当的主动行动。

这就是 1995 年 3 月导致我们参加《关于土著人民的身份和权利的协定》的精神。该协定承认马雅人、加里富纳人、以及辛卡人的身份，以期建立基于尊重和行使所有危地马拉人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精神权利的民族统一。该协定寻求克服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歧视。它承认土著妇女特别容易受到侵害，并设立一个维护土著妇女权利办事处。它还承认马雅文化是危地马拉文化的创始基础，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个积极和有活力的因素。该协定明确地确认，“教育和文化政策必须把重点放在承认、尊重和鼓励土著文化价值观念之上”。

最后，该协定载有对公民、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的明确承诺，并建立由政府代表和土著居民组织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以便对所承担的义务采取后续行动。此外，所有和平协定强调尊重人权、容忍精神、参与、民主与发展的价值观念，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辩论主题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一最近的国家经验也确定了我们在国际上的态度。因此，我们感谢秘书长提出以文号 A/56/523 印发的报告。我们也感谢组织和推动该报告所描述的这些活动的国家。我们也完全赞同秘书长的看法：如果我们要成功地实现联合国的主要目标之一，即预防冲突，那么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我还要进一步指出，绝对必须推动发展，因为贫困与社会不平等是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所寻求目标相对立的紧张和对抗的滋生土壤。

在国际上，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失去了其领土的层面。通信的发展，特别是空前的移民意味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每天都在各个文化媒介之间，在同一个城镇的邻居之间，或者在同事之间进行。这导致在多方面对话者之间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种文化和思想出乎意料地融合在一起，容忍和理解分歧变得必要。我们必须庆祝这一多重的对话，以及长远来看将摧毁文明的任何基要主义和合并思想的那种混合，互动和转变。

我们支持通过一项行动纲领，来维持根据大会第 53/22 号、第 54/113 号、以及第 55/23 号决议所确定的任务而进行的有意义的活动并使之具有真正的内容，我们也支持出版《越过分界线》一书。这些活动集中于并扩大我们的《宪章》所确定的各项原则和价值观念，应当把它们当作一个信条，每天加以回顾。

杰兰迪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提出题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报告，并且感谢他的私人代表皮科先生以及知名人士小组努力准备专门针对该问题的文件。虽然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但是，把 2001 年宣布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决心要使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占据其适当的位置，特别是在 9 月 11 日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所造成的新的世界环境里。这些事件表明，这种对话是绝对必要和紧迫的。但是，不能完全将之视为对恐怖主义的反击；也应当将之视为使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并推动和平的一种方式。

在这方面，突尼斯共和国总统齐纳·阿比丁·本·阿里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善良的力量、以及对舆论有影响的明智之士加紧努力，防止公众舆论或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由于同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倒退，导致宗教之间对抗幽灵再次出现，而宗教通过其崇高的目标，实质上是容忍、对话与团结的源泉。

我国总统还宣布：

“世界安全、稳定和发展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把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原则奉为神圣。就我们而言，我们决心不遗余力地为进一步促进这一目标作出贡献”。

突尼斯是许多文明的汇集地和汇合点，有着丰富的、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突尼斯一向努力使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并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现在突尼斯将继续捍卫这一理想，并努力促进宽容、多样性、对话以及和睦。本着这一信念，共和国总统于 2001 年 11 月 7 日宣布设立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对话大学教授职位。

由于我们不久将主办与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联合组织的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国际专题讨论会，突尼斯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这一会议是人类不断地寻求遵守这些崇高原则并保护这些原则免遭所有潜在的危险的方法所作的努力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我们深信，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应该向所有人开放，并且以《联合国宪章》中提出的原则为基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首先承认所有文明平等，并且都为人类作出了贡献，没有任何文明自称有优越性。我们还认为，对话预先假定，所有文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任何文明不能声称至高无上，有鉴于此，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必定意味着我们拒绝排斥和干涉；它意味着更多的理解、宽容和尊重他人。

我们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的实质是提倡文化和宗教多样性，因为多样性是活力的源泉，而不是分裂和对抗的起因。只有当我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整个国际社会都具有宽容和自由的共同价值观念，并表示坚定地希望生活在一个人权普遍受到尊重的世界，这一对话才会是可能的。

随着两极分裂的结束，我们的世界现在面临全球化现象，这一现象似乎越来越多地主导国际关系并且显示人类多样性在各个方面是多么深刻和复杂。我们必须确保，这一全球化现象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

不把某种文化或经济制度强加于人。维护和促进特征以及保护文化和文明传统不应该威胁和平与安全，也不应该成为排斥或极端民族主义的借口。恰恰相反，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文化之间的交往应该维护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我们的义务是尽一切努力，使世界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为此目的，国际社会必须肩负其责任，伸张正义，以及找到公正的、平等和持久的方法来解决持续太久的冲突。我们希望，2001年即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国际年将巴勒斯坦问题找到具体的、可行的解决方法，因为巴勒斯坦人民继续蒙受耻辱，他们的基本权利遭到公然侵犯，并且日复一日地被剥夺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同样重要的是，在二十一世纪初，联合国应该毫无区别地、平等地处理所有起因。我们仍然坚信，这是根据平等、公正、宽容和尊重国际法的原则进行对话的最好场所。

西芒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同先前的发言者一起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主席。我相信，在你精干的指导下，我们的审议工作将获得圆满成功。我还要祝贺你的前任哈里·霍尔克里先生在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期间做了出色的工作。

我要借此机会再次就不幸的9月11日事件向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和政府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声援。我们还同在这一不幸的日子失去公民的国家和所有死者家属一样感到悲痛。

还请允许我重申我国政府对所有形式和表现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明确的谴责。恐怖主义确实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要求世界各国作出强有力的、一致的承诺并采取行动。至关重要的是，联合国应该仍然是打击恐怖主义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所有威胁的国际努力中心。这些努力必须集中于消除和防止这些威胁，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正如《千年宣言》中所重申的：

“联合国是整个人类大家庭必不可少的共同场所，通过它，我们将努力实现我们对和平、合作和发展的共同愿望”。

在这一时刻，我要赞扬秘书长科菲·安南获得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科菲·安南和联合国清楚地表明了对本世界组织及其秘书长发挥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保证人的作用的承认。

莫桑比克再次赞扬伊朗总统哈特米先生阁下主动向这一世界组织建议讨论这样一种超然的议题。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对人类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是在全世界促进和平与宽容努力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对话必须寻求永久地促进人类交往中的包容、公正、平等和宽容。

我们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去年在千年首脑会议上确认，宽容是对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至关重要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他们还确定必须积极促进和平文化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尽管信仰、文化和语言各不相同，但人人相互尊重，既不害怕也不压制社会中间和社会之间的差异，而是把这些差异当作宝贵的人类财产来珍惜。

本着这种精神，我国代表团认为争取世界上持久和平与繁荣，必须基于各国、各种文明与集团之间的永久对话，这是我们所承诺的一项任务。有效促进和平与容忍文化，还应在个人身上及我们各自国家内部一级得到反映。在这方面，政治家、宗教和社区领袖、媒体和广大公民社会必须带头。

每个人无论他或她的文化和价值如何，都必须尽力了解和尊重其他人的文化与价值。应当鼓励我们各个社会中的少数民族和社区参加每一项社会活动，这种活动争取加强共同归宿感，他们还应自由地带来其个别文化与价值，成为对建立和谐与容忍的社会的重要贡献。只有这种基于尊重人的尊严及成为我们世界特点的哲学、宗教、政治和文化多样性的对话，才确实会使我们加强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

副主席塞维利亚·索莫萨先生（尼加拉瓜）主持会议。

我们今天的现实，是使这一需要更为紧迫。全球化不仅是有关各国间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活动；它还涉及到具有比以往更多的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族背景的各国人民之间加强互动。为了应付这些现实情况所形成的挑战，我们必须努力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实现这一目标最牢固的共同基础，无疑是基于接受我们文化的多样性及可以不同的权利的持续和公开的对话。因此，我们的文化与社会差别不应看作是不团结的因素，而应看作是实现所有人共同和更美好未来的力量和愿望的来源。

和平与容忍文化是什么意思？在千年首脑会议期间关于各种文化之间对话的部分中，希萨诺总统试图提出一项基于我们的经验的回答，即把和平与容忍的文化阐明为

“一套价值、态度和行为，生活与行动的方式，它们基于对人的生命、尊严和权利的尊重，反对暴力、包括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拥护自由、正义、团结和社会中所有人和所有集团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容忍和理解。”

莫桑比克本着这种精神，积极参加了几项旨在推动联合国、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非洲统一组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之间对话的行动，以及其他组织和国家的行动，以表现我们对寻找解决世界上各种冲突的持久办法的坚定承诺。

促进各种文明之间的理解、世界上的稳定与繁荣的努力要想成功，就需要认真对待继续破坏世界上各地区、特别是非洲的冲突的根源。

莫桑比克坚信，贫穷不可避免地导致更严重的冲突。正如在世界很多地区所揭示的那样，贫穷滋生不容忍，因为它导致了社会中的一些阶层比没有任何希望的其他阶层更有优势的认识。我们认为，只要我们人口中的大多数仍然无法果腹，和平及容忍就仍将无法实现。因此，战胜贫穷尤其是赤贫，是不同文明和社会集团之间有成果的对话的重要内容。

根据这种理解，我国政府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方案最优先注意减轻贫困。最近为 2001-2005 年期间所通

过的《减轻绝对赤贫行动方案》，认为教育、保健和乡村发展是减少贫困的关键。我们经由通过这项方案，争取使莫桑比克成为更好的生活地点。

我们认为，大会把 2001 年宣布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为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作为应付建设和维持世界上持久和平的挑战的基石的概念提供了更多的动力。这是除如下很多其他行动之外的动力：例如大会宣布 2000 年为国际和平文化年并宣布 2001-2010 年期间为世界儿童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

这些行动创造了一种机会，以调动所有国际和国家角色一道努力，主张一种基于和平、容忍与对话文化概念的非暴力文化。我们希望，这些概念将得到发展，并在国际关系中得到应有的承认，以便反应的文化逐步被预防的文化所取代。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随着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即将结束，需要评估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何去何从以进一步推动这一概念及其实行。文件 A/56/523 所载秘书长关于该年纪念的报告，帮助我们进行这种评估并决定未来的行动方向。我们感谢他的报告及他与其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的巨大努力。

主席先生，我要通过你就穆罕默德·哈特米总统今天上午集中就该议题所作的令人启发的发言而向他深表真诚谢意。我们感激他的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加强这一概念所体现的理想作出的巨大贡献。伊朗自己就是一个古老文明的摇篮，与这一文明的接触长期以来丰富了整个世界。

我们还要感谢知名人士小组的工作，它加强了我们对这一对话的很多方面的了解。

我们生活在动荡的时代。全球化的飞快速度使各国人民、各个社会和各种文化密切互动。信息正以光的速度得到分享。货币、物品以及在更小的程度上的人以空前的方式流动。价值和想法顺利地跨越了全球的鸿沟，各种文明从未有象现在这样更互相接近。

然而我们意识到，距离的接近并非总是加强了理解或对价值的分享。对区别的意识 and 差距的认识，还产生了抵制。这种抵制的过程具有使人类背弃数世纪的成就的不幸潜能。这种抵制会引起排斥、不容忍甚或有时引起仇恨。其他人的想法、价值和行为可能被视为怪异。我们都很清楚，这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在后“九一一”的世界中，我们必须从霸权的独语转向通融的对话。为此，我们应当重新认识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价值。秘书长在其报告(A/56/523)第20段中指出，此一对话“可能是一个开展外交的软性工具，但长远来看，它最终会取胜。”这些话确实是很明智的。

必须在最广泛的基础上跨越一切分歧，大力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显然，联合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恰当讲坛。秘书长强调了对话如何可能大大推进本组织的两个主要目标：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

我们必须保持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势头。在这一年期间，许多行动者提出的各种倡议令我们深受鼓舞。我们欣喜地看到，它已经带动了日益高涨的乐观情绪。我们目前正期待着展开切实的对话，并取得更多的具体成果。

为推动工作的进展，大会面前还有一份全球议程草案供审议。我们是A/56/L.3号文件中载有该议程草案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决议草案不仅历数了我们期待实现的对话的目标，还规定了明确的行动方针。我们将它提交给大家通过。

该决议草案的通过本身不是目的，而且也决不应成为目的。它应当创造一种有利的框架，促成对话的体制化。国家、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民间团体要为此通力合作。请允许我强调，推动社会各阶层包括妇女、儿童和脆弱群体参与对话关系到对话的成败。消除排斥和歧视，促进宽容和谅解要求所有人作出努力。

孟加拉国将以一切可能方式继续支持这一崇高目标。我们作为一个多元化社会，完全相信民主的一

个主要成分是对差异的宽容。为建立一个和平与和谐的世界，不仅应承认和宽容差异，还应赞赏差异。因为上帝的花园中，美即在于多样性。

巴尔迪维索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 哥伦比亚代表团希望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倡导了国际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我们还要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编写了这一问题的报告；并感谢他的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及知名人士小组。联合国教育和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也应当受到感谢，它作出了巨大努力，促进和加强不同文明间对话的理念，并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其贡献。

联合国在其五十年的历史中向我们表明，没有不同文明之间的日常对话，和平是朝不保夕的。它表明，在各国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尊重、理解和相互宽容的基础上，可建立一个以尊严、人权、博爱、希望和和平为主导的世界。

我们支持秘书长所说的：

“联合国的创立本身是基于一个这样的信念，即对话和消除分歧，多样性是一个普遍的美德，世界各国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而不仅仅是有不同的特性”

我们毫不怀疑，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新的威胁将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系统，并加强其在寻求公开和普遍对话方面的重大作用。

本组织是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进行积极、公开、相互尊重和富有成果的对话的适当讲坛，这一对话将基于宽容、相互理解和尊重多样性；它将开启我们的智力，鼓励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理解，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这一对话将在尊重各国人民平等和自治的原则基础上，加强普遍合作、团结与和平。

目前的环境要求我们在共同价值观，例如尊重生命、维护人类尊严、所有人一律平等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对话应该成为变革的手段，和平与宽容的典范并推动作为人类最宝贵财富的多样性以及文化和宗教多元主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任务尤其显得重要，因为全球化前所未有地突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这种相互依存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共同命运，加强真正的博爱地文化。为增进对话的效力，我们必须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同时确保更为公正的分配全球化的成本利得，尤其要关注发展中国家。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年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来承认和赞赏多样性，并在包容的基础上，寻求建立新的关系。我们的目标是在各国政府、国际和区域组织及联合国的积极参与下促进普遍对话，政府的工作是鼓励和加强对话、国际区域组织必须采取措施并组织活动，以加强对话；联合国则应继续促进和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此为其各项活动的基调。

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范围和目标的这一高层辩论应当促成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明确承诺。应当交流看法并进行分析和调查，以确定对话的形式和具体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在教科文组织中期战略基础上共同参与教科文组织的努力，鼓励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参与进来。

在民间团体、政府、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参与下安排会议、讲习班和研讨会将是对这一目标的宝贵贡献。我国代表团意识到近几个月来为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而提出的一些倡议的重要性，包括在东京和京都召开的国际会议；萨尔茨堡文明间对话；《德黑兰宣言》；北京的二十一世纪论坛以及维尔纽斯会议。

作为题为“不同文明间对话议程”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哥伦比亚相信草案将获得通过，并相信在对话和尊重多样性基础上建立一个普世文化进程的绝对重要性。

我们肩负着播洒对话的种子、让我们能够收获和平、发展、康乐和尊重人权的果实的重任。我们应该肩负起在包容而不是排斥的基础上管理公共事务的挑战。正如秘书长科菲·安南明确指出的，和平开始于那些将多样性看成是推动改进和增长的人们的心中。我们应该永远摒弃不融合、不容忍和排斥多样性

的过去，朝着充满国家的和谐、尊重多样性和团结的普遍文化的新世纪取得共同的进步。

杜瓦尔先生（加拿大）（以法语发言）：1993年日内瓦世界人权大会前夕，联合国会员国重申将致力于促进和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保护一切人权和根本自由，重申人权是普遍、相互独立和不可分割的。这种共同的想法是我们今天对话的基础。

加拿大祝贺伊朗哈特米总统和秘书长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努力让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参加寻求促进和保护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和欢迎多样性的对话。社会所有成员间自由地交换意见，将进一步促进我们对各自文化的了解，鼓励我们认识到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是所有文化的基础。

容忍、尊重多样性和适应并促进变革，对于和平与繁荣共处和社会与人民的发展与稳定至关重要。事实上，它们是切实安全与保障的基础的一部分。“911”不幸事件告诉我们，安全与保障可能受到挑战。面对这种全球性挑战，我们必须坚持努力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对话和交流。

新兴通讯技术、人类迁徙、旅游业的发展、贸易自由化和对其他文化兴趣的增加，推动了文化间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增进了多样性和管理这种多样性的挑战。对加拿大来说，在民主的价值观和尊重人权的范畴内拥抱多样性，是我们社会经济和社会保持活力的源泉。作为双语言和多文化的社会，加拿大将社会的多样性看成是自己身份的一个重要特征和一种极其伟大和宝贵的财富。加拿大人认识到，尊重身份和接受、促进与维护多样性，能够让人民、社区和国家间建立起桥梁。

我们鼓励并参加国际一级的类似行动以鼓励人民间更好的了解。例如，加拿大力支持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提出的主动行动，这一主动行动最近确保《文化多样性普遍宣言》得到了一致的通过。

（以英语发言）

加拿大还努力确保促进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措施不会妨碍所有人全面参与公民、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或享有人的安全。否则，这些措施就会与原有目的背道而驰。

为真正帮助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们相互了解，这种对话必须有最广泛的参与。对话取得成功取决于妇女和女童有效的全面参与。妇女和女童的经历和看法，是一切有意义对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00年6月大会的北京加五特别会议上，会员国重申致力于促进妇女的全面参与和赋予妇女权力。在加拿大，我们还重视儿童和青年在促进跨文化的理解和容忍方面的活力和创造性。加拿大土著居民对我国基础的贡献极其重要。

为使对话有意义，应该在自由和开放的环境下进行对话。只有在尊重言论和结社自由和尊重思想、良知和信仰自由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对话。为使对话持续和有意义，对话应该寻求确立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有效工具。我们需要确立工具以使多样性成为增进安全和参与的一种手段，成为增进文化表达方式和创建繁荣的手段，成为确保各国都受惠于全球性环境带来的机遇的一种手段。

教育是努力消除种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歧视和不容忍的重要工具。意识到教育制度能够树立态度并塑造行为，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学校都让具有多种多样背景的个人在教学活动和课程中作出贡献。应该采取措施确保我们不会强化消极的刻板做法，不会在青年中推动不容忍。

另一个重要的工具是制订公众认识主动行动以推动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促进尊重多样性。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所说的，即文化和宗教多样性是力量的源泉，只有我们接受我们是生活在多样性世界中并分享容忍、自由和尊重普遍人权的共同价值观的情况下，对话才能成为可能。我们联合国人民应该再次承诺开展有意义的公开对话以确保容忍和尊重多样性。我们应该承认我们人权和根本自由的共同价值观。

我们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和根本自由，致力于人权和根本自由得到普遍的运用。这些是我们作为国家相互作出的承诺，我们也对我们的人民作出了这种承诺，以期建立充满多样性和尊重的安全与和平的世界。

韦纳韦瑟先生（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有些评论家把9月11日的事件及以后的事态发展解释为不同文明的冲突。那些宣布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这种冲突的人似乎对他们的“预见”变为现实感到高兴。我们认为他们错了。恐怖主义既不是任何文明的表现，也不限于任何一种文明。它是一种在全世界存在的祸害，它否认和摧毁一切文明。

主张用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观念来理解在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是危险的作法。然而，否认在9月11日后存在这种冲突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这一事实也同样危险。除非我们能够以相互理解和尊重的精神联合起来，否则我们就很可能走向这样的冲突。这就是联合国今天所面临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哈特米总统发动的倡议提供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

联合国，即“宪章”正确称为的“我们联合国人民”，无疑是进行这种对话的天然场所，是我们不仅对恐怖主义、并且对不容忍、种族主义和社会排斥作出的答复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不同文明对话国际年即将结束，但无疑它的目的是推动一个不断展开的进程，我们所有人都有独特的机会为这个进程取得成功作出贡献。我们要作出的第一个贡献必须是为进行这样的对话创造先决条件。

只有让人民说话才能够在各种文明内部和不同文明间展开对话。这种对话必须是全面包容性的和参与性的；它不是在政府之间进行，而是在人民之间进行。作为政府，我们有义务为展开这种对话创造条件。言论自由以及展开这种对话的论坛和途径是进行对话的必要先决条件。能够获得信息、接触新闻媒介和使用信息技术，这些也都同样重要。信息和通讯技术最近的发展为我们与全世界其他人民接触提供了前

前所未有的机会——但是，当然只有那些能够使用这些技术的人才有这样的机会。因此消除数码壁垒必须是我们为发动这样的对话而作出努力的一部分。此外，只有人们受了教育以后才能够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要展开持续的对话是最基本的、但往往又未得到满足的先决条件。最后，联合国以及我们所有人面临的一项挑战是，树立一个榜样，实践在不同文明和国家间进行对话的概念。我们往往把每天都有机会进行这样的对话视为理所当然，而事实上，它却是一种很大的特权。我们必须想一想我们是否总是充分利用了这种特权。

我们想要展开的对话不仅需要有这样做的愿望，并且必须在我刚才所提及的领域采取非常具体的行动。要展开一种既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听取别人意见的真正的对话就需要的更多：具有好奇心、思想开阔、愿意学习和交流意见。我们赞同一些人的说法，即多样性是一种机会，而不是威胁。但我们都知道，多样性往往被视为威胁。多样性对我们是一种挑战，因为它迫使我们审视自己。认识到可以用不同于我们习惯的方式来做事，使我们对自己的方式产生疑问。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机会。但它也可能使我们感到不安，因为它扰乱了我们因保持现状和惰性而感到的舒适。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使更多的人理解多样性并不表示任何优劣。如果不同文明间对话进程的唯一成果是这种理解，我们将认为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一种文明并不是静止的，不是一个历史进程的最后一产物。恰恰相反，文明需要不断发展、适应和改变。正是这些将确保文明的长期发展和生存。如果我们看一看我们是其中一部分的文明，即西方文明，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基本构成部分与几个世纪前是不完全相同的。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些事实变得尤为重要。全球知识交流的进程几乎没有受到阻碍，并且最重要的是其速度是前所未有的。有人担忧全球化不仅将进一步加深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并且可能使某种文

明压倒其他文明，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全球化只有使每个人都受益才能发挥其作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必须以一种文化上健全和可持续的方式保持丰富的多样性，成为形成全球化的力量之一。

联合国在这一进程中具有天然的领导作用。然而，其他机构也能够而且必须促进这一进程。我们提请大会特别注意欧洲理事会的工作，列支敦士登荣幸地担任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主席，直到几天前才离任。部长们在该委员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他们决心促进广泛的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之间对话，尤其是在面临恐怖主义构成的多重危险的情况下。这种决心是该委员会更广泛承诺的一部分，即在多样化和正义的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民主社会。欧洲理事会在文化交流领域有着长期的丰富经验，因此完全能够为不同文明间对话作出重要贡献，我们赞扬并提请大会注意它所进行的工作。

沙姆西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表示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提交的报告，其中载有重要的内容，必将有助于我们在该项目范围内展开的辩论。

我并借此机会向负责不同文明对话国际年的秘书长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作出的极大努力表示感谢。

2001年是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在去年的千年大会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商定了若干义务，以期发展和平文化及展开不同文明对话、尽一切努力解决分歧以及克服使国家和人民分裂的各种冲突和障碍。因此我们对这种对话的敌人通过加剧对无辜人民的有组织恐怖袭击来破坏这个建设性的人类计划提出的观点感到惊讶。这种恐怖主义具体体现在9月11日的袭击。它也体现在以占领、种族歧视以及宗教和种族极端主义为基础的国家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只会导致破坏和毁灭，这是在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每天都目睹的事实。

此类恐怖主义影响，另外还有冲突温床的继续存在、武装冲突、占领、暴力行动、国家间军备竞赛、严重践踏人权的出现和跨边界有组织犯罪、贩毒和贩运、禁止武器或者扩散使取得文明之间的对话主题更具重要性。连同政治和外交努力以及其他国际合作框架一道，这是最佳手段之一，散播原谅、团结和合作的人道主义原则，这些原则反对极端主义、歧视和仇恨的一切形式，并且通常构成在所有这些挑战中助长危险影响的主要根源。

我们还确认，在过去一、两年内许多地区出现恐怖主义行径、种族清洗作法及其他严重践踏人权的现象证明，它们的主事者并非属于某一个国籍、宗教或种族而是具有不同的来源，不同的政治、宗教和种族背景。因此令我们感到非常不安的是，歧视、仇恨和歪曲的偏见运动在继续；许多犹太主义和西方媒体及其他组织采取这种作法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同恐怖主义连系起来，特别是这些运动都构成了在各人民中间助长仇恨和歧视并在文明之间助长这样作。因此我们强烈呼吁作为这场对话的西方国家迈出第一步，在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问题和冲突方面重新审查一下他们具有偏见的政策，并采取必要措施对付每天对这些国家的人民采取的敌对、挑畔和歧视性的作法。

过去十年里，全球化、现代通讯技术和互连网所提供的社会和经济联系机会的好处，令人遗憾的成了所谓年轻一代和大学毕业生中的“普遍化”文化；他们喜欢同发达国家的工具和语言联系起来，避免表现出其他民族和文明，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因此我认为在当地和国际领域之间继续开展相互交流是重要的。与此同时，我们强调必须确保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不会控制现代全球化的工具。这些工具应该因为无论其来源和背景如何的不同民族的多样性和独特多种文化而更加丰富。我们还认为，在此框架内所开展的各人民之间的任何对话的基础应该是尊重人类尊严、各民族之间的公正、透明和平等原则，不能适用许多强大的国家在对待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问题利益方面仍然继续使用的歧视和双重标准。

处理各文明之间对话的主题导致我们研究和理解历史基础和构成这些不同文明传统、文化及科学的组成部分。此外，众所周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属于其中一部分的阿拉伯国土地区是古老文明和宗教的摇篮。其中最后的是伊斯兰，它作为一种宗教、哲学和容忍的意识形态而传播不仅是为那里的人民，而且是为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人民。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致力于各种法律和教育方案，加强人道和道义价值以及尊重其他民族传统和信仰的原则，其基础是源自可兰经和伊斯兰文化各项原则的原始阿拉伯传统；这些原则要求原谅、平等、团结和尊重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多样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确保生活在该国的外来少数民族举行自己宗教仪式和文化及社会活动的自由。它还鼓励在整个一年里举行文化论坛和研讨会并吸引知识份子记者、展览和民间音乐团来丰富酋长国并使其更加接受其他文明的不同概念和想法，同时考虑到自己坚持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环境。

在国际一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积极地缔结许多协议和理解备忘录，并在双边、区域和国际各级开展文化、信息和教育交流，并参加世界范围的各种会议和知识、艺术和哲学论坛。这导致了其自身的丰富以及同其他民族文明和观念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最后，我们支持加强开展全面对话的方案和机制的各项建议，此对话的基础是理解和解决其他民族的问题的关键和实现目标的概念，同时不会剥夺他们的民族权利、不会使其受奴役和干涉。我们希望我们在此项目框架内所作的种种努力将构成积极步骤，加强各文明之间对话的实例，以此作为国际关系当中的新的作法和工具。这一工具将有利于根除分裂和丰富多样性，有利于理解和意见的统一，并且支持各国家民族之间的理解、合作和公开性，激励作出共同努力，加强可持续性发展和加强和平与安全，传播和谐与和平共处，没有任何形势的恐惧，非正义、剥夺、暴力、仇恨、贫穷和破坏性战争的危险影响。

什雷斯塔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非常高兴能有这次机会在联合国会员国代表的这次大会上

表达我的观点。在感谢主席给予我机会做此发言的同时，我还要诚恳地表示赞赏秘书长的有关联合国各文明之间对话年的报告。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在落实1998年11月4日宣布2001年为联合国各文明之间对话年的第53/22号大会决议时，成功地开展了一些行动方案，应大会要求，各国政府和有关非政府组织在此过程中提供了积极支持和合作。

最为重要的是，使不同国家政府、不同集团和不同信仰的代表来到一个共同的论坛讨论人类关键问题，这样可以缓解具有威胁社会和整个世界和平前景的高度倾向破坏性。

在此时刻，将2001年确定为联合国文明之间对话年极为恰当，因为这是世界在可能爆发的紧张局势的阴影笼罩下作出的决定；这个世界迫切需要一份通向和平的行进图。

尼泊尔作为一个致力于民主原则和人权的国家总是高兴地看到联合国努力捍卫人类事业。联合国素有人类最后希望的形象，它通常在防止世界卷入冲突漩涡方面表现出功效。

9月11日对美国的灾难性恐怖主义袭击又一次使联合国成为人们注意力的焦点和信心的源泉。来自各国的数千名无辜人员的死亡——暂且不提为全球经济造成消极影响的财政损失——刺痛了文明世界的良心。尼泊尔完全信仰《联合国宪章》，从速决定站在这一世界机构作出的所有决定一边。在全球范围与恐怖主义威胁进行斗争。

必须作出持续不断和协调的国际努力直到消除恐怖主义威胁，不论其来源于何处。恐怖主义与和平截然对立，而后者是当今世界最珍贵的东西。人们普遍呼吁实现和平，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同样愿意创造一种和平占主导地位并使人类繁荣成为可能的气氛，的确令人遗憾。所有文明国家和社区必须通过利用对话武器解决这一缺陷。没有什么比人们意见一致更为珍贵，这种一努力使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加美好。

在联合国赞助之及其主要机构之一，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的积极合作下，在世界各地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在使不同文明汇集到一起方面作出值得称赞的工作，其目的是研究制定有利于全人类之共同目标的理想；许多国家都参加了这些会议。

应当使这种值得称赞的活动尽可能全面和具有包容性，以便容纳世界所有主要文明。本着联合国的精神，所有这些努力都应当以包含全人类为目标，他们生活在各不相同的文明环境中。

我谨提出，于1991年颁布的尼泊尔王国宪法是我国各主要政治势力之间对话的副产品。它是国家协商一致的产物。他为不同种族、种性、信仰和民族背景的人生活在和谐与相互尊重之中提供了巨大的保护伞。对话是民主制度用来排除心灵的错觉、怀疑和曲解的工具，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尼泊尔的民主政体在过去的70个月当中目睹了一些造反行为。这些愿意被称作毛派分子的造反人员虽然主要集中在该国边远的山区，却在随时可能情形下卷土重来。

他们的暴力行为虽然分散和时有发生，已经造成1700多人死亡，这包括警员，叛乱分子和无辜平民。为避免丧失更多生命，加速发展步伐——这是人们所迫切要求的——尼泊尔王国政府并未一开始就诉诸武力，而是要求对话以便制定一项彼此能够接受的良好治理国家的方案，从而不致危及宪法根本原则。政府代表与毛派造反分子之间的多轮谈判仍然在进行。

我们深信，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都没有存在的理由，无论处于何种情形。理应对它进行彻底谴责和指责。然而，我们认为恐怖主义分子能够轻易地从人们的挫折当中获益，这些人似乎注定生活在社会和经济贫困的条件下。我们需要改造社会——经济秩序以期将人类文明置于适当的视角。为实现此目标，政府必须发挥催化剂、保护人、调停或调解人的作用，具体角色要取决于既定社会的现实情形。

尼泊尔政府意识到这一事实，并于最近采取严厉社会——经济措施，将我国社会和经济落后社区提到议程的核心，以便尽速改善其生活质量。对话过程始终能够通过建立一种环境得到促进，在此环境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正义随处可见。

如果从适当视角观察，所有主要宗教和信仰的共同目标是以一种无私助人的精神增进人类事业。是先知、传教士、预言家和圣人的自封继承者时而表现的扭曲、顽固和不妥协造成了不同宗教追随者之间的仇恨、冲突和对抗。

对抗导致更大的对抗。需要的是对话过程，它为人们理解他人的观点，并使他人理解人们自己的观点打开了大门。归根到底，文明不过是人类为实现更好生活之积极努力的一种同化。

卡拉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虽然我们可以继续澄清文明之间对话的概念，虽然我们想谈及包含人类所有令人惊奇的多样性的唯一文明，但是不容怀疑的是我们当前讨论的内容和相关性。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全球化、彼此相连和相互依赖世界的不同文化、种族集团、宗教或社会模式代表之间的对话随着我们面对的每一项新挑战似乎具有更重要意义。

因此，我国代表团要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所有那些协助发起这一过程、以及秘书长和他的私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表达高度赞赏，他们除其他事项外为最近发表的令人启迪的一书作出宝贵贡献，书名为跨越鸿沟：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们也要特别感谢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过去两天来，几位发言者把对话和恐怖主义进行了对比，指出分界线不是划在文化和宗教之间，而是划在“文明”和“野蛮”之间。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这种观点。我们还同其他代表一起相信对话有能力强调共同价值观念有助于预防冲突和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

鉴于捷克共和国已加入比利时代表今天上午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因此让我仅谈谈我国为对话作出的具体贡献。我要提及自 1997 年以来在捷克共和国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先生主持下每年都在布拉格召开的 2000 年论坛系列会议。该论坛使得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背景的著名人士聚会一堂，以交流思想、分享价值观念并找出富有远见的实际办法解决现在世界的种种问题。其中最后一次会议的成果，即 2001 年 10 月 17 日《布拉格宣言》，已分发各代表团，文号是 A/56/498。我相信，该宣言和 2000 年论坛涵盖的一些领域和活动同《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草案》及其《行动纲领》的相应内容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完全支持并共同提出即将通过的这项相应决议草案。

人们非常受鼓舞地看到，在今天这个议程项目框架内，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的活动清单不断增长。让我们大家希望全球议程为继续进行和促进对话奠定坚实基础。

哈什米女士（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大会今天讨论的议题可能给世界带来一线希望，这个世界经历了战争、炸弹、智能导弹、儿童对肢解的尸体和设法逃避火箭袭击的流离失所妇女、老人和儿童景象所造成的不堪描述的恐惧。寒冷、饥饿和死亡时时都等待着他们。世界大多数人民都在战争、边缘化、落后、制裁、贫穷和不平等的桎梏下的饱受煎熬。因此，虽然讨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似乎同当今现实相矛盾，但它仍构成仁慈尝试的肥沃基础，以便使人类免受痛苦和苦难幽灵的困扰，制止霸权、统治和控制世界各国人民命运并把特定生活模式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危险。

伊拉克坚信文化多样性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必然性，这是我们扎根于 5000 多年前古老文明遗产的自然延续。米索不达米亚文明就是这种遗产的体现，其中包括巴比伦、苏梅尔、亚述、阿卡得、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并成为国际文化启蒙的中心。

人类文明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相同的。这是人类特征的真正表现。文明没有高等和低等之分。每个文明都有其自己的构件和特点。因此，文明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它们彼此丰富，也有助于建造人类繁荣的共同桥梁。

为了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有效和认真对话，对话必须以若干基本原则为基础。第一项原则是尊重基本人权、在尊重人民价值观念和各国人民平等基础上适当注意文化多样性，并承认这种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固有的特征。这种对话的依据必须是宽容、尊重人民之间价值观念、扬弃对某些文明的歧视、尊重人民选择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决定、创造民主国际经济秩序——这种秩序不应成为某一大国控制世界命运并利用它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保护伞——该秩序要以正义和国际法制即《联合国宪章》为基础。

对话不应以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概念为标志。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已在 2001 年 10 月 29 日给西方各国人民和政府的信函中表明，世界需要正义和平等，而不是因具有潜力和机会使用武力。

我们必须吸取的最有意义的教训是真主的意志。如果我们在理解真主意志方面有分歧，则我们不应因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准许其他人喜欢和享有他们的选择。我们不应因自己不要或反对的东西而对其他人使用双重标准。

我们大家都应认识到，富人无法在饥饿社会中过安全的生活。富人如果剥削挨饿者，以挨饿者为代价增加其财富，他或她的不幸就会更加严重。

秘书长的报告提到联合国在支持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概念方面从事的多项活动。但是，世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联合国及其机构加倍从事其各项活动，以便鼓励对话和对付近来出现的趋势，这些趋势要给各种文明和宗教分类，其方式有碍于整个人类或文明的对话，并助长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我们期望联合国这个表达文明世界概念的主要论坛有朝一日能够把这种文化多样性作为互动的基础，以便实现所有人类文明的相互丰富。

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历来都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概念。鉴于今后面临的巨大挑战，阿拉伯和伊斯兰各国今天愿意继续履行其历史使命，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多样性、坚信文化交流必然性和反对傲慢、骄傲、侵略和外国占领等概念的气氛下，与其他文明进行互动。

阿尔卡莱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们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动采取行动，在联合国这样的适当场所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我还谨感谢科菲·安南秘书长和他的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他们努力推动这个主题，使其成为本组织议程的优先项目。

开展纪念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国际年的活动表明，这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主题，我们必须积极参与。今天，一些无法以常理理解的、无理的行动和动机威胁着对话概念，因此，更需要研究联合国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促进了解不同的人生观。值得庆幸的是，秘书长和联合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说明已经认识到这种重要性。毫无疑问，各国之间的了解就是和平——以醒目字体写出的和平。

科菲·安南秘书长推动了这种见解，他在他的报告（A/56/523, 第 15 段）中指出，

“联合国仍然是不同文明间对话的天然场所；对话在这里可以大显身手，在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结出硕果。如果各国不进行这种文明、文化和群体内及其相互之间的日常对话，就不会有永久和平，也无法保障繁荣。”

除我们的语言、民族、宗教或文化差异外，人类的精髓——整个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仍然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是我们的共同特性，决定我们的特征，将我们与其他生灵区别开来。这种精髓充满了促进国家间和平及和谐的愿望，正是这种精髓促进建立了本组织，它是不同文明间对话的起点。

500 多年前，两个世界的接触改变了历史进程。这个事件造就了拉丁美洲今天的特征，使它具有具体

的历史特点，拉丁美洲的特点是，它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这个特征上面有各族人民大融合的痕迹，这有时使其成就复杂化。各族人民融合进程非但不是静止的，今天，这个进程具有了一种活力，这种活力虽然令人惊奇，但却仍然是脆弱的。

鉴于联合国决定将 2001 年定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国际年，鉴于我国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总统个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委内瑞拉政府今年年初已开始采取行动，在国家和区域各级促进开展活动，举行会议，讨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主张。

计划开展的活动包括即将于 11 月 13 日至 16 日在加拉加斯举行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重要会议。当然，我们会将会议结果知照大会。会议的目的是在我们进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时已经形成的框架内，在整个地区促进进行持续反省的各种论坛，促进辩论，研究在文化层面影响我们的各种变化，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种变化已经产生这种影响。

我们必须重新确认，文化多样性是积极因素，有助于解决当代各项严重挑战，文化多样性也是解决全球化固有的单一化危险的办法。加拉加斯会议还将证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希望积极主动地促进在联合国进行全球性对话，并且重申，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实现国际和平与合作。

全球化现象带来了国际关系和各种文化互动的工具，增进了国际关系，加强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互动，这可以产生极大的益处。这个进程不仅涉及经济、金融和技术领域，而且日益明显地具有文化层面。它为我们带来了巨大挑战——维护和尊重我们各国人民丰富的知识和文化多样性。

这是我们必须建立的条件之一，以实现迎接这项挑战所需要的平衡，使全球化本身能够为我们造福。正如这个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世界方案所显示，必须利用信息技术，在全世界宣传对话和了解的信息，传播不同文明积极互动的历史例子。世界目前的状况更加证明，必须促进和开启这种对话。

请允许我提及委内瑞拉外交部长路易斯·阿方索·戴维拉先生在谈到此地和加拉加斯正在开展的国际年活动时所说的话。他说，必须将区域首脑会议——目前正在举行——的国家筹备会议变成一种接受多样性的新精神状态。这是我们行动的关键。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存在差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呈现团结。必须将这种多样性看作认识新事务和不同事务的机会，不应将其视为对我们自己价值观和特征的危险挑战。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人文精神可以超越无知和偏见造成的障碍。

最后指出，每个人都有与他人不同和与他人和平共处的固有权利——这是我们在这个论坛可以重申的最好的人性对话。

哈斯米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有关不同文明对话的这次重要辩论。我们感谢秘书长提出的报告，这份报告虽然简短，但在提出这个议题时非常清楚和有重点。我们承认秘书长私人代表皮科先生以及知名人士小组在这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在 9 月 11 日对美国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以及某些方面用恐怖主义的刻板形象来描述某个特定的人民群体或宗教之后，召开本次辩论确实是非常及时的。

这种刻板形象是非常不幸的，因此，我们非常感谢布什总统和其他西方领导人非常明确地拒绝把伊斯兰和穆斯林同恐怖主义等同起来的做法。伊斯兰赞成和平，谋求通过文明交往和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对话实现和平。这可以从清楚地从穆斯林人打招呼的话或问候语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中看出，“Assalamu alaikum”或“祝你平安”。显然，被指认为穆斯林人的从事 9 月 11 日的可恶行径的人已经玷污了这一伟大的世界宗教的好名声，并且大大损害了这一宗教。伊斯兰遭到一伙绝望和方向不明的人出于其本身的政治和个人目的的劫持。

一些年前，一位西方学者塞缪尔·亨廷登使世界感到震惊，他建议世界政治的发展正走向文明之间的

冲突，特别是在西方文明同伊斯兰文明之间。不管亨廷登教授提出这项预测有何动机，他本人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他不希望看到在 9 月 11 日的恐怖主义袭击之后这一预言成为现实，并且他呼吁在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

这两个世界主要文明中的每一个都对人类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它们之间的冲突将是全世界的大真灾难。必须不顾一切代价避免这一冲突。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并且为了在不同文明之间增进了解——特别是在西方尤其遭到严重误解的伊斯兰同其他世界文明之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赛义德·穆罕默德·卡塔米总统的领导下发起了这一文明对话进程，导致在 1999 年 5 月通过《德黑兰宣言》，并且最终在这里指定 2001 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为此，我们及其感谢伊朗和该国目光远大的和受神灵启示的领导人。

人类事务的一个不幸现象就是，尽管科学技术取得进展，人类仍然摆脱不了古老的偏见和我们祖先的疑虑，其证据就是丑化并以刻板眼光看待每个国家和社会中的其他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只是因为肤色、容貌、习惯和宗教不同。这就说明了我们在联合国开始的进程的重要性，把 2001 年宣布为不同文明对话年，如果认真地本着发起这一进程的精神去努力，该进程将对人类社会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联合国直接关心文明间这一对话的成功，简单原因就是，该进程将促进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更大了解，从而具体促进世界和平。本组织在这一进程中是一个自然的成员和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这是一项出色的建立信任措施，能够在联合国的努力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以便在更好和更加和平的世界上实行全球谅解与和谐。事实上，在部门一级，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非常深入参与这一进程。我们赞扬并继续鼓励该机构在这方面的努力。

国际社会应当强烈支持促进不同文明对话的倡议和努力。事实上，由于人类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偏见甚至在 21 世纪仍然存在，不仅应当有一个不同

文明对话年，而且要有一个不同文明对话十年或数十年，甚至 100 年。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没有认识到不同人民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和交往的重要性，导致在一些国家里爆发种族或宗教冲突，而数十年来在这些国家里表面上维持着团结与和谐。作为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国家，马来西亚完全了解社会结构崩溃的内在危险，事实上，这在过去曾经发生并使我们受到创伤。

幸亏，我们吸取以往的教训，能够通过在我们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的人民之间宣扬容忍和理解的政策，把我们多样化的国家团结在一起。我们知道，在穆斯林、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普遍和谐中共存的国家里，对于平衡种族、宗教和文化敏感性的工作不能掉以轻心。我们有意识培养、促进和努力进行跨越文化和宗教的对话。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群体能够共同携起手来实现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同时不忘记精神的发展。

从那以来，政府作出重大努力，首先是在学校里，在建设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国家的范围内，通过马来西亚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对话与交往，确保种族和宗教和谐。在这方面，政府采取了一些结构性措施，例如建立民族团结部、伊斯兰谅解研究所和伊斯兰思想和文明研究所，以及其他专门从事跨越文化的交往、活动和人民之间对话的论坛。我们相信，通过这些政策和措施，马来西亚将继续成为遵守在多样性中实现团结的概念国家。

我们确实振奋地注意到，秘书长报告指出，为了支持不同文明对话国际年，组织了重大的事件和活动。我们赞扬奥地利、德国、日本、乌兹别克斯坦、立陶宛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它们带头在各个相关方案中推动不同文明对话的主题。我们祝贺塞顿·霍尔大学外交和国际关系学院被选为 2001 年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最重要的项目之一的秘书处。联合国大学也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大会和其他活动，包括题为“超越边界的对话”的儿童作文竞赛。

在发生 9 月 11 日的悲惨事件之后，我们现在要比以往更加需要采取具体步骤，进一步促进不同人民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了解，尽早实现《千年宣言》中规定的目标，这些目标证明了对和平与发展的新的全球承诺。

我国代表团欢迎秘书长报告强调不同文明对话与全球化之间的重要关系。全球化既为文明对话进程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要靠我们即国际社会来迎接挑战和利用机遇，以便确保全球化将有助于加强和巩固而不是削弱人类文明。马来西亚完全同意秘书长所说，即：

“重要的是，全球化不应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或经济体系战胜另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或经济体系”。(A/56/523, 第 16 页)

我们大家必须确保公平分配全球化的好处，使与该进程有关的不公平现象不会看起来只限于某些群体。全球化和不同文明对话应当齐头并进；后者可以有助于缓和前者可能带来的磨擦。

主席继续主持会议。

我们常常看到，对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某个个人的误解或曲解如何导致怀疑、不信任、恐惧和偏见，最终导致不容忍、误解、冲突甚至战争。因此，国际社会必须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开始推动、鼓励和促进各种文化和文明间的对话与谅解，从而促进和平、容忍与合作。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国代表团认为，提交我们审议的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草案是沿着这一方向作出的一项认真的、有远见的和具体的努力。我们充分赞成该决议草案的内容，特别是其雄心勃勃而又切合实际的行动纲领。该行动纲领的成功实施将依赖于所有会员国的支持和努力。然而，联合国在确保其成功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它与此有很大关系，因为，毕竟对话的概念与联合国的基本宗旨和原则是一致的。事实上，对话——包括各国代表之间的讨论和谈判——正是本组织存在的理由。

马纳洛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的报告，我们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推动有关这一重要项目的讨论的倡议。今年我们庆祝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是非常及时的。

9 月 11 日的恐怖袭击和随后的生命损失不断提醒我们，和平仍然没有实现。虽然袭击暴露了人类最恶劣的一面，但它提醒国际社会认识到：必须加强对话，增进合作，加强我们对人类未来所寄予的共同愿望的基础。

我国有自己的不幸事情，我们以对话方式消除地理、文化和社会障碍。菲律宾是一个丰富多彩但具有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因此，必须进行对话以促进民族团结。我国政府已开展通过建设性对话制定的方案和项目，以加强不同种族、文化和语言的人民之间的谅解和相互尊重。这些方案不仅增进我们对区分我国不同文化的价值观、标志、含义和表达方式的理解，而且有助于保持各社区内部的合作与尊重。需要在全全球级别开展类似的进程。

然而，如同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菲律宾仍然迫切需要确保我们不要从文化或文明对话、容忍和尊重的进程中后退。我们社会的一些群体继续强调种族和/或宗教间的分歧作为煽动暴力而不是促进谅解与合作的理由，从而撒播不信任的种子。

去年，当各国国家元首为出席千年首脑会议而聚在一起时，他们重申需要进行对话，以此作为保护和平的手段。他们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国际社会必须朝着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稳定和繁荣的世界而前进。日益明显的是，为了防止将来发生更多的冲突，不同文明对话是至关重要的。正如秘书长所说：

“我们必须能够小心谨慎地促进对话而不造成新的界限，增进合作而不抑制一体化”。

联合国应当继续作为不同文明对话的基础。几年来，由于本组织帮助促进容忍与谅解，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进展。它仍可以进一步采取具体的措施，证明对

话如何能够使我们团结而不是分化。今年举行的有关促进不同文明对话的各种国际会议和交流能够促使为此目的采取具体步骤。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皮科先生和秘书长任命的知名人士发起编写的《消除分歧：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一书，因为这本书论述通过对话建立国际关系的新范例。

一些人指出，自 9 月 11 日袭击以来，世界未来更加不确定。这未必是真的。但是，排斥主义和不信任的诱惑仍是巨大的。我们必须抵制这种诱惑，大力纠正真实的和感觉到的分歧。为此，通过对话与合作弥合文化分歧仍是最佳的方式。

我们必须避开“我们”和“他们”综合症和避免对人和文化产生成见。艾塞亚·伯林写道，冲突的根源之一是成见。邻居之间相互憎恨，又都感到受到对方的威胁，他们说对方是邪恶的或者对方力量占优，从而证明他们的担心是合理的。但成见只是替代实际认识的东西，只是笼统的概念并促使蔑视其他国家和文化。

从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出发，我们一致认识到迫切需要处理我们共同的负担：贫穷对人的剥夺和伤及人的尊严、大量不发达地区、环境退化、冲突的存在及饥荒和疾病受害者无声的呼唤。解决这些普遍挑战的必要性超越了文化分歧。

我们不要忘记，2001 年庆祝联合国不同文化对话年的目标是欣然接受人类的相互依赖性及其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我们面前的选择很清楚：我们必须努力一道工作，对付继续烦扰这个世界的共同祸患。经济和文化力量的全球化及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性只能加强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以便全球化的好处不局限于少数人。

如另一位知名作家所说，所有文化都相互有关系，没有一种文化是单一和纯粹的，它们都是混合的，由不同成分组成，内部千差万别，并非铁板一块。没有人能够否认文化地域和语言差异，但除了恐惧和偏见以外，似乎没有理由非要继续坚持让它们相互分离

和相互区别。认识到这一点，将是迈出了一大步，有利于利用不同文明对话，以此作为建设人人享有和平与富足的未来的途径。

卡迪尔加马尔先生（斯里兰卡）（以英语发言）：
先生，我代表斯里兰卡祝贺你当选大会第五十六届主席。你是一个亚洲国家即大韩民国的外交部长，而斯里兰卡和大韩民国之间长期以来有非常好的关系。你将得到斯里兰卡代表团的最充分的合作。我祝你在为指导本届大会而做的努力中取得最大成功。

让我也祝贺哈塔米总统和伊朗政府提出最值得赞扬的建议，敦促大会宣布 2001 年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在 1998 年首先提出这个建议时，有些人怀疑这个建议是否能够导致任何实际结果。今天，我不认为我们会听到任何反对意见。确实，两月之间就在这个城市中发生的可怕事件突出强调了我们的世界紧急需要开始并持续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严肃而有丰富内容的对话。

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宗教使人类分裂。宗教使人类彼此敌对。宗教导致漫长的战争历史中最严重的罪行。它导致不宽容、偏见、无知和迷信。然而，宗教应是人的生活中的一个伟大的凝聚力量。世界上各大宗教的教义应启发我们对真理的寻求。因此，如果我们接触宗教——其它民族的宗教——那将是以一种没有先入之见的和尊重的态度这样做。

在斯里兰卡，世界上的四个宗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建设性的和谐气氛中共存，并这样共存了很多个世纪。在每一个城市中，以及在斯里兰卡的广大乡村中，佛教寺庙、印度教教堂、伊斯兰教堂和基督教教堂相邻共存。

因此，斯里兰卡在 1998 年很有信心地建议在联合国系统内纪念卫塞节——根据传统，这一天是乔达摩即佛陀诞生、实现般若和离世的日子。以此为目的的决议草案是由斯里兰卡提出的并由 34 个其它国家提案——包括全球的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国际社会联合一致纪念人类的最伟大

精神领袖之一的名子和教义。佛陀是一个和平王子。他训导人们要力行宽容、仁爱和同情。它在 2500 年之前发出的信息首先为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带来宽慰、心境的平和以及对人生的理解。

为了我们今天的讨论，我想提出宗教在不同文明的对话方面的地位问题。因为宗教从远古以来就是所有文明的基础。我认为，在所有国家聚会并联合谋求解决人类的各种共同问题的联合国，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于使世界各国人民对世界各大宗教的教义之间的相似之处有更多的认识。只有那样，我们才能认识到，宗教信仰确实应该使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并指导他们寻求真理的共同努力，而不是分裂或迷惑每一种信仰的信徒。

令人遗憾的是，对多数人来说，对其本身宗教信仰似乎排除了即使是对其它宗教稍感兴趣的可能性。每一个宗教的信徒感到有义务出口他们的宗教。他们要把所有的灵魂都驱赶到同样的精神封闭之中。他们没有认识到，一旦把一种共同的教义强加于所有人，人类将会遭受巨大损失。把不同的宗教传统取而代之将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贫乏的场所。难道我们有权利摧毁我们甚至没有学会欣赏的东西吗？把一个民族所珍视的、通过世代代的智慧凝聚而成的结晶弃之于荒野之中是一种精神上的肆意破坏行为。

杰出的印度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教授——他是牛津的东方宗教和伦理学的第一个教授并在后来成为印度共和国总统——于 1936 年和 1938 年之间在牛津大学作了一系列的讲演，他通过广博地引述古老的书卷中的文字来证明，《福音书》中所记述的耶稣基督的生活和教义与乔答摩佛陀的生活和教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同样，在克利须那和耶稣之间也有很多相通之处。象佛陀和耶稣的教义一样，通过把《福音之歌》于《可兰经》相比较，也可以看出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这两部圣书之间可能相距一千年之久。

如果各大宗教继续把它的精力浪费在兄弟之间相互残杀的战争中，而不是把自己看成是在丰富人类

精神生活的至高无上的任务中的友好合作伙伴的话，就为世俗的人文主义和道德上的物质主义的迅速上升创造了条件。今天的世界噪动不安而杂乱无章，其无信仰的程度我们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而其中的各种有害的迷信正在对人的信仰提出挑战。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保持以下决心：整个人类应继续是一个团结的整体，穆斯林和基督徒、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应该用一种共同的追求连接在一起，这种追求的目标不应该是某种过去的东西，而应是一种新的东西，不是一个种族性的过去，也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单位，而是一个有一种普遍宗教的世界社会的伟大理想。在这样一个世界社会中，各种历史性的信仰仅仅是不同的分支。我们必须谦卑的认识到，我们的彼此孤立的传统是部分的和不完善的，并应寻求作为所有这些传统的来源的那个统一的传统。在各大宗教之间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难道我们不应该促进它们之间的团结，而应延长其分裂状态吗？

每一种宗教都曾有过从来不服从其本身权威的导师；今天，这个进程正在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发生，这将对宗教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它们的大环境中，各宗教正在协助彼此寻找本身的灵魂并实现本身的最充分发展。由于各种思想和见解的相互影响——在这些思想和见解后面是很多世纪的种族和文化传统以及真诚的努力——正在人的思想的深处发生一种有重大意义的统一过程。可能正在无意识地发生的一种情况是，对不同的观点的尊重、对其它文化财富的欣赏以及对彼此的非自私动机的信任正在增长。我们正在缓慢的认识到，我们需要有意见和信念不同的信仰者，以便产生一种更大的联合体系，只有这样一种体系能够使今天这个由于人在机械方面的智巧而使全人类成为一个密切依存的整体世界具有精神的基础。

我们必须赞同、支持和促进伊朗关于把今年定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年的建议。联合国在这方面可以起非常宝贵的作用。

莫雷诺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以庆祝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开始本千年，我们要

把这一杰出的倡议归功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哈特米。但是，这一年也是犯下 9 月 11 日野蛮恐怖主义行径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地球上最贫穷国家之一的平民人口——除过去 20 年所经历的严重暴力之外——正受到集中航空轰炸的严重影响。

因此，不同文明之间进行真正的对话从没有象今天这样重要，这样做可以带来相互理解、容忍、共处与国际合作，联合国面前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推动对多样化的积极认知，并加强联合国作为人类活动所有方面对话适当论坛的作用，我们远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国际现实显示，那些舞弄全球强权和财富、特别是霸权的人没有为所有国家、族裔团体、文化和宗教全体人士推动真正平等机会的政治意愿，他们甚至都不会推动通过对话方式来解决非常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在平等的基础上看待所有国家的对话者和国家集团。

发展不足的国家——这些国家构成世界的广大部分——在国际性决定中真正能够发出有效的声音比以往更加遥远，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当贫穷和饥饿正在扩大、发展的潜力正在缩小、千百万人正在死于可治疗疾病，文盲率没有减少，它们怎样能够有效地参与国际关系之中？

第三世界有 13 亿人生活在赤贫之中，有 2 亿 5 岁以下的儿童营养不良，有 1 亿 3 千万儿童无法获得教育，南半球国家的 8 亿 4 千万成人文盲继续生活在绝望之中。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大力改善国际合作，认真考虑那些属于被遗忘世界国家的声音，如果认识不到影响著千百万人的贫穷、发展不足、社会排斥、经济差距、不稳定和不安全是历史不公正的结果以及只有通过认真承诺国际合作加以克服，我们就不能打破边缘化、死亡、痛苦和暴力的恶性循环，如果我们不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就没有多样化，如果没有多样化，各文明之间就不会有效地对话。

我们这个组织必须成为带来多样化的框架——包括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对改变不公平、不平等和排外的秩序作出决定性的贡献。联合国

应该成为在各文明与文化之间建立真正广泛对话的框架，必须成为多样化和结束强加文化与思想价值的保证人，必须拆除通往真正富有成果对话的障碍。

但是，我们距离这些还很遥远，虽然恐怖主义可鄙应该受到谴责，但是，选择用战争来打击恐怖主义的道路就欺骗了联合国和平与对话的职能，而这正是联合国存在的原因。不去在各文明之间创造适当而有成果的对话，这种选择还会导致新的冲突、差别和不容忍事件，对我们的目标造成额外的障碍。

然而，排除基于种族主义、种族或其它歧视、仇外心理或不容忍行为之上的文化或意识优越概念应该是通向各文明之间对话的必然结果，例如，我们认为最近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反对种族主义世界会议就是一个例子，表明我们应该怎样通过全面和广泛对话的方式确认必须克服的现象，我们希望大会能够在就这一题目达成结论时将这一方面考虑进去。

总之，我可以向大会保证，我国在实现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的目标以及在珍视尊重、容忍和把多种文化作为实现这些目标无可争议的途径方面会予以充分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按照大会 2001 年 11 月 8 日第 40 届全体会议上所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教廷观察员雷纳托·马蒂诺大主教发言。

马蒂诺大主教（教廷）（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团要赞赏和感谢哈特米总统值得赞扬和及时的倡议，促进各人民间的对话与谅解。

我国代表团也要赞扬秘书长个人代表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我希望，皮科先生的著作《跨越分歧：不同文明间对话》一书能被译成多种语言，使它能够成为一个对话的好工具。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他今年 1 月 1 日庆祝世界和平日致词中写道：迫切需要“思考不同文化与传统之间对话的课题”，这种对话是

“建设一个和好世界，一个能够安祥地展望自己未来的世界的必经之路。这一课题对争取和

平至关重要……联合国组织已宣布2001年为‘不同文明间国际对话年’，提请人们注意这一迫切需要”。

9月11日野蛮和空前的袭击迫使我们大家考虑不同文明间对话的紧迫性，并在这一不同文明间对话国际年将要结束时，强化我们的希望。如果不这样做，等于让文明的根本思想被颠覆。正如最近发表的秘书长有关该议程项目的报告指出，“不同文明间对话不仅是对付恐怖主义作出的必要答复——在许多意义上，它是恐怖主义的克星”（A/56/523，第19段），而且本组织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人类对正义与和平的深切愿望。恐怖主义袭击必须使联合国不仅重新考虑，而且重新承诺和决心进行这场对话。

大会在去年有关不同文明间对话的决议中指出，

“各种文明并非以个别的民族国家为界限，而是包括同一文明范围内的各种文化，并重申不同文明的成就构成人类集体遗产，是全人类灵感和进步的源泉”。（第55/23号决议，序言部分第3段）。

本组织承认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多元化和相互关系，进而承认文化作为每一种文明的分支而必须在每一个人的生活戏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教育是文化一般和所有文化都关心的主要问题”。真正的文化促进人的道德、智慧和精神能力，它扎根于寻求最终真理。在人的心灵深处，人寻求发现他的来源和他的最终命运。在许多方面，文化是整个人民团体面对上帝和提出生命的根本问题的手段。正是这种寻求真理的共同努力构成文化的基础：“每一种文化的核心是人对人生最大奥秘：上帝的奥秘的态度。”

这种探索虽然是人的心灵的个人努力，但它自然表现整个人民社区的习惯和传统，人民通过它们相互接近，寻求他们作为一个人民共同生活的最终意义。家庭是人们共同生活的最早经历，这一人类的普遍经历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家庭提供了人与其来

源这一重要关系。在家庭中，个人也通过对他人的开放接受和对他人慷慨的奉献而成熟。

而且，一个人民的特有文化和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特征，这两者之间有密切联系。“历史表明，在极端的情况下——正是文化使一个民族能够渡过失去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打击”。即使殖民主义和专制强大的意识形态制度也未能制止人民向往某一特定和独特文化生活的普遍需要，恐怖主义肯定也不能。

每一种严肃的文化似乎都有力而肯定地声称他们掌握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每一种文化都可以说到他们的方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排斥所有其他方式。这种决心甚至似乎能给文化带来某种力量。但是，这种过于简单化了的主张曾经导致，并将痛心地继续导致不同人民之间的磨擦与冲突，且不说在可疑的“文化”旗帜下对人的尊严犯下的多次非人道和野蛮行径。所有文化都必须同自由和真理有一定的联系。不能把狂热和基要主义同寻求真理划等号。不同文化之间的真正对话需要尊重差异。在历史上和现在，民族和宗教差异常常被用来作为野蛮冲突、种族灭绝与迫害的借口。还有一个宗教团体企图把另一个宗教的信徒驱赶出国的情况，并且常常伴有威胁和实际暴力。真正的文化不能建筑在搞宗教迫害的基础上。这种所谓的文化与人本截然相反，它们最终定将导致社会瓦解。

不同文明间有意义的对话不能在缺乏宗教自由的情况下进行。世界各种文化各自有丰富多采的特长，能为建设一个博爱文明作出很大贡献。我们需要的是相互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种尊重是出于捍卫人人都有权根据他们的良知寻求真理，继承他们的文化遗产的愿望。

人类并不受过去的奴役。他们不能无视过去或随心所欲地重新塑造自己，但是他们确实有能力辨别和选择他们应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都是如此。他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接受各种历史、文化、经济和其他条件所施加的限制。这些条件可以制约但不能取消他们的自由。作为人类本性

的一部分，自由，尤其是选择对话与和平的自由始终是可能的。

在承认了各种文化和文明之后，人们始终应该问一问：什么使人类成为了一个整体？联合国建议和确认的回答是人类根据其本性所享有的普遍权利。

这些是人类根据其人性的基本事实所享有的普遍权利。恰恰是对人类尊严的凌辱使联合国组织仅在其成立三年之后就制定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宣言仍然是对我们时代的人类良知的最高表述。

正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1995 年在大会发言时所指出的那样：

“这些权利绝非抽象，而是使我们了解每个人和每个社会团体的实际生活的一些重要情况。这些权利也提醒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没有理性或缺乏意义的世界。相反地，其间存有道德逻辑，这个逻辑植入人的生命，并使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想要让说服的世纪取代暴力强制的世纪，只需要寻找一条可以理解的方式讨论人类前途的道路。铭刻在人心中的普遍道德律正是那种世界需要用来讨论自己前途的基本原理”。(A/50/PV.20, 第 3 页)

我国代表团最后将反思一下文明和承认人类生活的价值和尊严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尊重生活，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对话。如果这一基本权利未受到保护，就不可能有不同文明间的和平与对话。我们时代的生活中不乏慷慨、献身和英雄主义的示例。然而，对生活的众多攻击仍在折磨世界。当社会最为弱小和最为脆弱者的人类尊严没有受到适当承认、尊重和保护时，所有文明都将遭受痛苦。

再者，尽管这些可怕的行径和近来发生的危机，人类不应该泄气。对话的思想是建立在我们有能力进行推理和理解，尤其是有能力去改变和创新之上的。罗马教庭充分相信，不同文明之真正的对话将使各方受益。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 2001 年 9 月 8 日第 40 次全体会议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瑞士观察员发言。

施特赫林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瑞士在其历史上，一直在创造并重创共同生活的方式。不同文化、宗教和传统之间的共存并不是理所当然就会发生的，而是需要作出不断的努力。既然当前的世界已经成为我们大家称之为的全球村，在我们边界内真真切切的事情在我们边界外也同样真真切切的。这就是为什么瑞士立即感到必须回应伊朗关于不同文明间对话的倡议。瑞士从一开始就希望促进实现这一伟大的理想，希望提供其有关的经验给大家借鉴。

9 月 11 日悲剧事件及其后果，如果有必要的话，进一步突出显示了这一对话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希望避免加剧可能会被某些人利用，存在于我们文明之间的缺乏理解和偏见的话，它就必须发挥中心作用。

首先，请允许我就这一议题发表一些一般看法。

规范、价值、宗教和传统界定了一种文明，因为它们创造了一种集体认同感和一种共同享有的归属感。这些规范和归属感也有助于形成个人的个性，这些个人知道了他们周围的情况并在他们彼此的集体社会中相互理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对其所生活社会的认同感是多么强烈。因此，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涉及我们每一个人。

然而，个性和文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量。社会在发明并重新发明着它们自己。它们重新塑造着其世界观。它们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独立的，如果大多数并非是这样，它们也是彼此回应的。这一现有进程可能会受到动摇。这说明了为什么存在着孤立、拒绝他人和拒绝其他文明和价值的倾向，这有时候可以解释为威胁或与某人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格格不入。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开展对话的原因，对话可以尽可能消除缺乏理解的情况，缺乏理解则会助长怨恨，它有时候会反过来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我认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点要多于其基本差别。在一个相互间的影响日益增长的时代，这些类似之处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我们所希望开展对话的主要目标之一难道不是更为强调人类共同遗产的基本要素？尊重人的尊严和人类的基本权利毫无疑问是这一共同遗产的关键要素。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作为和平与安全的要素——的确，2001年是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对于瑞士来说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是如此重要以致我们不应仅仅将其视为一个概念或一种含糊的愿望；它必须要转变为现实。要使这个对话年真正发生有效的变化，就必须要使这种对话深入我们国家公民的每日生活。铭记着这一目标，瑞士若干年来一直在努力鼓励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人民，特别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进行对话。

请允许我回顾我们的某些主动行动。

为响应哈特米总统的建议，瑞士与伊朗合作发起了一个涉及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对话的项目。该项目涉及到妇女在教育、通讯、保健和法律领域发挥的作用。其目标是促进正在进行的我们两国民间社会之间的思想观念和信交流。此外，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年会开幕之际，伊朗和瑞士决定通过在日内瓦举办一次由伊朗国家管弦乐队和日内瓦室内管弦乐队演出的联合音乐会，作为其合作的一种象征性表示，音乐会上共同演出了伊朗和西方作曲家的作品。

今年，瑞士还与阿尔及利亚政府一起支持并协助在阿尔及尔组织了一次关于圣奥古斯丁的座谈会，圣奥古斯丁在现今是阿尔及利亚的领土上出生和生活，穆斯林和基督教协会都参加了座谈会，各民族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也出席了会议。还举办了其他有关的文化活动，诸如展览会和音乐会，这些活动保证了这项活动的实际影响。

因此，显而易见，瑞士通过这些主动活动打算促进实施具体的项目。我可以向大会保证，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时期，瑞士将继续鼓励和支持不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对话。

我们国家的历史使我们确信，除了在尊重差异和其他人的特性的基础上，通过对话不断试图达成协商一致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道路可供选择。所以，我们确信，世界必定会通过对话日益意识到，它的这些差异可以给它提供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1978年11月10日第33/18号决议和1998年12月18日第53/453号决定，我现在请法语国家国际组织观察员发言。

博瓦彼得先生（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以法语发言）：1999年，在加拿大西不伦瑞克的蒙克顿举行的使用法语为共同语言的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八届会议上，法语国家国际组织选择“不同文化之间对话”这一议题，作为将于2001年10月26日至28日在贝鲁特举行的第八届会议的主题。不过，鉴于9月11日事件之后的普遍国际局势，该届会议已经延至下一年举行。

这明确证明了讲法语世界对于大会宣布2001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极感兴趣。

对于讲法语国家——一个拥有来自所有大陆的民族和文化的社区——来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以及那些普普通通的简单对话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每天都发生的事实。

促进对于文化和文明采取一种公开的多元文化的方法，始终是我们社区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一个为了一种或所有文化的利益，各种不同的文化特性相互补充完善的国际社会上，对话是唯一应对这个社会所存在问题的途径。因此，《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宪章》庄严规定促进和加强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对话系其基本目标之一是非常自然的。

对我们来说，对话预示着要超越单纯地对多样性表示宽容。我们认为，应该将对话视为我们自己的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认识到并且欣赏单个的特性，将其视为普遍特性的不同组成部分。因为对话假定平等尽管存在着差别，而且假定趋同尽管存在着意见分歧，所以对话应超出仅仅是口头

上的交流而要理解对方。当前的事件重申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必要性。

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以关于文化的内涵丰富的定义为指导，力求使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成为基于充分接受生活，包括国际一级生活所有方面的差异的一项具体项目。

除其他外，它还在共享的互补性的范围内，努力共同设计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存的新途径。事实上，许多源自霸权主义愿望的威胁正在隐约出现在各种文明的面前。少数强有力的行动者——既有政府方面的行动者也有私人方面的行动者——正在力求控制法律和规范资源，并且力求确定何种行为为合法行为，同时也在试图创造一种虚拟的统一，促进生活、行为和消费方式的单一化。不过，各种特性的复活已经证明，人类拒绝单一化。全球化正在引导我们走向共存，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这绝不能使我们也与我们自己不同的方式生活。

不同文明更密切地相互生活在一起，同时从我们的差异中相互受益：这是我们在新世纪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虽然有些人觉得不得不预测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对抗，但今天显而易见的是，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以及充分阐明文化的多样性的极端重要意义。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上星期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便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明。正像大会所意识到的，该宣言的第一条规定：

“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来说，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那样必要。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应该为了当代和今后世代人民的利益承认并且确认这一点。”

因此，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希望与阿拉伯世界和讲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的发言者一道参与这种概念的讨论，从而使这种辩论可以逐步扩大到包括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

所以在筹备贝鲁特首脑会议的过程中，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举办了各种与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对话有关的活动，其中包括我将作为实例谈及的下述活动。

在纪念国际法语日之际，我们在今年3月20日和21日在巴黎举办了题为“三种语言社区面对的全球化挑战”的讨论会。该讨论会使讲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的社区齐聚一堂，法国的希拉克总统、莫桑比克的希萨诺总统和厄瓜多尔的诺沃亚·贝哈拉诺总统主持了讨论会。多元文化；特性、文化与经济；以及基于科学和知识的社会是主要引起这些与会者关注的三个主题。该讨论会在其结论中强烈强调，要精心制定关于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国际文书。

在2000年5月的更早时候，另一项此类活动已经促使开始了与另一语言社区：阿拉伯世界的对话活动。由法语国家国际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阿拉伯世界研究所共同组织的题为“法语国家与阿拉伯世界：不同文化的对话”的讨论会，使得与会者有可能确认趋同点和可能的协同作用，特别是有可能促进多样性、宽容和在有关社区之间使用新的信息技术手段。

在上个月，在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和俄罗斯联邦政府一个机构，即俄语理事会联合举办的一次讨论会上，我们再次商定在两个组织确定的今后合作领域中，优先重视文化多样性。

最后，今年6月13日至15日，法语国家在贝宁科托努举行了第三次部长级会议。法语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责成该会议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更深入地探讨我们组织各成员实际遇到的全球化问题。法语国家在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宣言中重申了文化多样性至上的原则以及它们采取有可能促进这一多样性的政策和工具的决心。

法语国家的部长们还决定支持这样一项建议，即拟定一项普遍性的国际规范性框架，以促进文化多样性，从而努力促使人们珍视各国政府保持、确立和发展旨在支持文化多样性的政策的权利。

明年将在贝鲁特举行的第九届法语国家首脑会议必将掀起一个高潮，但它并不标志着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结束。一方面，我们始终重视逐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也重视维护我们每个社会的文化财富。

对我们来说，这是当今的一项事业，也是今后的一项事业。这是一项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事业；一项着眼于建立一个不同文化和文明相互补充，而不是彼此排斥的事业；一项各自相互加强，而不是彼此消减的事业；也是使彼此更加密切，但又不趋同的社会事业；这项事业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一个尊重最脆弱者及其得到支持的权利，尊重对国际关系进行真正民主管理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关于议程项目 25 的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要宣布，自决议草案 A/56/L.3 印发以来，下列国家已成为提案国：安道尔、澳大利亚、白俄罗斯、不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加拿大、智利、

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爱沙尼亚、危地马拉、匈牙利、冰岛、列支敦士登、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新西兰、挪威、菲律宾、波兰、卡塔尔、摩尔多瓦共和国、圣马力诺、斯洛伐克、塔吉克斯坦、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美利坚合众国。

大会现在就题为“开展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全球议程”的决议草案 A/56/L.3 作出决定。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 A/56/L.3？

决议草案 A/56/L.3 获得通过（第 56/6 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束对议程项目 25 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下午 6 时 40 分散会